

觀理倫的家佛

娜安伍



釋題義

倫，說文解字說：「輩也」。段玉裁注云：「軍發車百兩爲輩。引申之，同類之次曰輩。鄭注曲禮樂記曰，倫猶類也，注既夕曰，比也，注中庸曰，猶比也」。依此，倫字共有三義：一輩也，二類也，三比也。三義似有不同，但實質上是相通的；倫即事物的類別，即人的類別，稱之爲「人倫」。人在各類別中的先後長幼次序即是輩，而一言次序，必是兩者相對相比。說文訓比之義爲：「二人爲从，反从爲比」，必是二人然後有比。

因此，總括起來說，倫是二人或二人以上的相對關係。就人與人之間的相對關係來說，可以分爲數種；即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五倫。若再詳分之，可加上主僕、長幼、師弟三倫。此外，人必羣居相處才能生存，如何維持羣居生活相安而不亂，必有道理在。故倫亦有理義，

尚書舜典傳即說：「倫，理也」。而禮記樂記鄭玄注更直釋之爲「人道也」。維持人道之理即是「倫理」，本文之意即在探討佛家於人道間的倫理觀，亦即闡明佛家對人在種種人倫關係中所持的態度。

佛家的倫理觀

人一出生即落入人倫之網中——在家爲人子女，爲人兄弟；出外爲人朋友；其後則或爲人夫，或爲人婦，或爲人父，或爲人母，或爲人師。這種種名分皆依各種人際關係而有。佛家之出家衆，人際關係較爲單純；在家衆則不能脫離人倫之外。雖志在出世，但自身在各種人際關係中所擔任的本分還是不能忽略的。

佛陀專門爲在家衆說了許多爲人處世之道，此即顯示了佛家的倫理觀點。現在就依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、師弟六方面來試作探討：

1. 父子倫理

佛家極重孝道，諸經中談及孝者不勝枚舉。其中如佛說孝子經、佛說父母恩難報經、心地觀經報恩品、佛說菩薩曇子經等……，更是專經說孝。而

地藏菩薩本願經中，備陳

地藏王菩薩宿世孝母的因緣，是以古德稱之爲「佛門之孝經」。佛家如此重

孝，主要在於父母之恩，

昊天罔極，子女難報於萬一，心地觀經報恩品上說

：

「善男子！父母恩者

，父有慈恩，母有悲

恩。母悲恩者，若我

住世，於一刲中，說

不能盡。我今爲汝宣

說少分：假使有人，

爲福德故，恭敬供養

一百淨行大婆羅門，

一百五通諸大神仙，

一百善友，安置七寶

上妙堂內，以百千種

上妙珍膳，垂諸瓔珞



衆寶衣服，栴檀沉香立諸房舍，百寶莊嚴牀臥，敷具，療治衆病百種湯藥，一心供養滿百千劫，不如一念住孝順心，以微少物，色養悲母，隨所供侍，比前功德百千萬分不可校量，世間悲母，念子無比！恩未及形，始自受胎，經於十月，行住坐臥，受諸苦惱，非口所宣。雖得欲樂飲食、衣服、而不生愛，憂念之心，恒無休息，但自思惟；將欲生產，漸受諸苦，晝夜愁惱。若產難時，如百千刃，競來屠割，遂致無常。若無苦惱，諸親眷屬，喜樂無盡，猶如貧女，得如意珠，其子發聲，如聞音樂，以母胸臆而爲寢處，左右膝上，常爲遊履，於胸臆中，出甘露泉。長養之恩，彌於普天；憐憫之德，廣大無比。世間所高，莫過山嶽，悲母之恩，逾於須彌；世間之重，大地爲先，悲母之恩，亦過於彼……若善男子善女人，爲報母恩，經於一刻，每日二時，割自身肉，以養父母，而未能報一日之恩。」

又佛說父母恩難報經說：

「世尊告諸比丘，父母於子，有大增益，乳哺

長養，隨時將育，四大得成。右肩負父，左肩負母，經歷千年，更使便利背上，然無有怨心於父母，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。」

言詞是何等懇至，何等摯切！昊天之恩，雖如是難報，但亦當盡形壽去報。那麼，報恩之法又是

如何呢？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上說：

「夫爲人子，當以五事敬順父母，云何爲五？一者供奉能使無乏；二者凡有所爲，先白父母；三者父母所爲，恭順不逆；四者父母正令，不敢違背；五者不斷父母所爲正業。」

這是世間法上的供養與順從，佛開解梵志阿陀

經說：

「沙門之戒，慈仁爲本……當念所生父母及師友恩，精進求道，欲度父母。」

又佛說孝子經說：

「佛告諸沙門諸世無孝，唯斯爲孝耳，能令親去惡爲善，奉持五戒，執三自歸。朝奉而暮終者，恩重於乳哺之養，無量之惠，若不能以三尊（佛法僧）之至，化其親者，雖爲孝養，猶

爲不孝。」

這是出世間法的修行與教度。這兩種報恩方法中，自以後者為重，也就是說，佛家以修行悟道，度脫父母為至高之孝。

倫理關係是相對的，子女對父母盡孝，父母亦應當有其對待子女之道，善生經說：

「父母復以五事，謹視其子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制子不聽為惡；二者指授示其善處；三者慈愛入骨徹髓；四者為子求善婚娶；五者隨時供給所需。」

至於子女孝順父母所得的果報，大方便佛報恩經說：

「父母衆僧是一切衆生三種福田，所謂人天泥洹解脫妙果，因之得成」。

這是成佛解脫的果報，觀無量壽經說：

「欲生彼國（指西方極樂世界）者，當修三福，一者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。

這是修淨土的必要條件。如不孝順父母，做人尚有缺陷，更談不到往生西方。在西方極樂世界中，全是諸上善人，聚會一處，那裏會有不忠不孝的

人。至於不孝的果報，地藏經說的最為明白：

「若有衆生，不孝父母，或至殺害，當墮無間地獄，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」。

人在初生之時，一刻也離不開父母。半載週歲，認得人的面目，在父母懷中便喜，別人抱持便啼。而作父母的若是見兒嬉笑，心裏就喜歡；見兒啼哭，心裏就生煩惱。自己尚未吃飯，先怕兒子肚餓，自己未曾穿衣，先怕兒子身寒。若是兒子生病，作父母的便日夜焦思，急忙找醫生看病吃藥，恨不得將身代替。若兒有遠行，日夜牽掛，寢食難安。

總而言之，父母耗費一生的精神心血，經營算計，都是為兒女。等到父母日漸衰老，衣食難周，需人供養，作兒女的應感戴如此深恩，盡力孝養雙親。雖然甘旨無缺，亦無法報答親恩萬分之一。但若不孝，依照前面經文所說，墮入地獄受苦，求出無期，乃是理所當然的事。所以勸發菩提心文中說：

「云何念父母恩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，十月三年，懷胎乳哺，推乾去濕，曬苦吐甘，才得成人，指望紹繼門風，供承祭祀。今我等既已

出家，濫稱釋子，忝號沙門，甘旨不供，祭祀不給，生不能養其口體，死不能導其神靈。於世間則爲大損，於出世又無實益，兩途既失，重罪難逃！如此思惟，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，十方三世普度衆生，則不唯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，俱蒙濟拔，不唯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，盡可超昇，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」。

這一段文字雖然是指的出家人而言，但在家人亦決不例外。我們既蒙受父母的深恩，就應當奉持佛法，自利利他，超凡入聖，永斷生死。不但自己的多生父母得到救度，人人父母也可以超昇，這才是學佛的真正目的。

2. 君臣倫理

佛家論政的經典，有佛說字經抄、如來示教勝軍王經、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王論品、佛說諫王經、佛爲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等……。

君王的責任在使國家平治。國家如何才能平治呢？佛家認爲首先須爲君者以身作則，言行正直，佛說字經抄上說：

「譬如牛行，其導直正，餘牛皆從；貴賤有導

，率下以正，遠近伏化，則致太平」。

其次當以民爲國，心常憂念，憐之如子：

「大王！王者，民之父母。以能依法攝護衆生，令安樂故，名之爲王……。大王當知，王者得立，以民爲國，民心不安，國將危矣！是故王者，常當憂民，如念赤子，不離於心」（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卷第三王論品第五之一）

「大王！譬如父母憐愍於子，心常欲令離苦得樂，王亦應爾。於諸國邑，所有衆生，僮僕作使，輔臣僚佐，應以佛所說四攝而攝受之。何等爲四？一者布施，二者愛語，三者利行，四者同事」（如來示教勝軍王經）

以民爲國就是以人民爲主人翁，合乎近代民權思想的真諦。孟子所說的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」是同一樣的道理。既然以人民爲國家的主人，則爲君的統馭國政，攝護衆生，必須使人民安居樂業，如保赤子，責無旁貸。不但如此，還要進一步行四攝法。四攝六度本來是菩薩度化衆生的方法。由此看來，主持國政也等於行菩薩道。國王本身對佛法如有甚深的造詣，於治理國政，自能應天順

民，奠國基於鞏固。至於省刑罰、薄稅斂、察民隱，皆是爲政之措施，載在經中，此處不具引了。

君有爲君之道，臣亦當有爲臣之道。爲臣之道如何？法苑珠林君臣篇引中阿含經說：

「復有三臣，一有忠信，無技能智慧；二有忠信技能，無智慧；三具忠信技能智慧，初名下士，次名中士，後名上士，若不忠信，無有技能，亦無智慧，下中之中（應作下）」。

爲臣之道，要效忠國家，爲人民服務。不可遇事推拖敷衍，只顧保全祿位。紀曉嵐先生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則故事，雖屬小說體裁，未必真有其事，而其所說的道理，確能發人警醒。他說：

「北村鄭蘇仙，一日夢至冥府。見閻羅王方鋗囚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，自稱所至，但飲一杯水，今無愧鬼神。王哂曰：設官以治民，下至驛丞閭官，皆有利弊之當理，但不要錢，即爲好官。植木偶於堂，併水不飲，不更勝公乎？」官又辯曰：某雖無功，亦無罪。王曰：公一生處處求自全，某獄某獄，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負民乎？某事某事，畏煩重而不舉，非負國乎？

三載考績之謂何，無功即有罪矣。官大跋踏，鋒稜頓減。王徐顧笑曰：怪公盛氣耳，平心而論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來生尚不失冠帶，促命卽送轉輪王」。

由此看來，作一個公務員，只是安份守己，品格好，不貪污，不舞弊，還不夠標準。必須辦事認真負責，有發掘弊端，除惡務盡，任勞任怨，敢作敢爲的精神。故只有忠信而無技能智慧者，並不是好公務員。

爲臣之道自當爲上士，莫爲下士，而佛說李經抄中所載聖李之進諫忠言，更是賢臣的典範。

3. 夫婦倫理

佛家認爲夫婦相處之道，應該互相敬待，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上說：

「善生！夫之敬妻，亦有五事。云何爲五？一者相待以禮；二者威嚴不闕；三者衣食隨時；四者莊嚴以時；五者委付家內。善生！夫以此五事，敬待於妻；妻復以五事，恭敬於夫。云何爲五？一者先起；二者後坐；三者和言；四者敬順；五者先意承旨。善生！是爲妻之於夫

，敬待如是，則彼方安隱，無有憂畏」。

言婦道者，如玉耶女經上所說：

「佛告玉耶女：女人之法，無倚端正，而生憍慢，形貌端正；非真端正，惟心端正，人皆愛敬，是實端正。爲女人者，一應晚眠早起，修治家事，有善膳，先進姑婢天主；二看護家務；三慎口忍耐而少瞋恚；四常戒慎如恐不及；五應一心恭敬姑婢夫主，以盡孝道……。情無

憍慢，善事內外，家室豐盈，善待賓客，善名稱揚」。

以上兩段經文都是說明夫妻之間要和平相處，互相敬重。尤其是家庭主婦更應相夫教子，孝順公婆，果能人人如此，則社會國家可致太平。印光大師嘉言錄中有一段說得尤爲徹底，茲抄錄如下，以供參考：

「世少賢人，由於世少賢母與賢妻也。良以妻能陰相其夫，母能胎教子女。況初生數年，日在母側，親炙懿範，常承訓誨，其性情不知不覺爲之轉變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余常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，又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

家操得一大半，蓋謂此也。以天資高者，若有賢母以鉤陶之，賢妻以輔翼之，自可意誠心正，明德止至善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卽天資平常者，亦堪循規蹈矩，作一守分良民，斷不至越理犯分，爲非作奸，以忝所生，而爲世害也」。

4. 兄弟倫理

無量壽經說：

「世間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婦家室，中外親屬，當相敬愛。無相憎嫉，有無相通，無得貪惜，言色相合，無相違戾」。

這是指在家衆而言。佛說忠心經說：

「諸比丘當轉相承事，如弟事兄，中有痴者，當問黠者，展轉相敬」。

這是指出家衆而言。

兄弟倫理稍加擴大即是親族間的長幼。親族之間，亦有相處之道，善生經上說：

「夫爲人者，當事五事，親敬親族。云何爲五？一者給施；二者善言；三者利益；四者同利

；五者不欺。善生！是爲五事親敬親族；親族亦以五事親近於人。云何爲五？一者護放逸；二者護放逸失財；三者護恐怖者；四者屏相教誡；五者常相稱歎。善生！如是敬視親族，則彼方安隱，無有憂畏」。

不論是兄弟、抑是親族的相處之道，要之，皆當以親愛敬睦爲主。

5.朋友倫理

在家爲業，出家修道，均須朋友相扶助。故佛家極重視取友、交友之道，善生經說：

「佛告善生，有四親可親，多所饒益，爲人救護。云何爲四？一者止非；二者慈憫；三者利人；四者同事。是謂四親可親，多所饒益，爲人救護，當親近之……同事有四，云何爲四？」

一者爲彼不惜身命；二者爲彼不惜財寶；三者爲彼濟其恐怖；四者爲彼相教誡。是爲四同事，多所饒益，爲人救護」。

這是善友，應當多交結。友之善惡，對自身有莫大的影響。佛本行經中記載這樣一件事：

「世尊與長老難陀，共入迦毘羅婆蘇都，至一

賣魚店，告難陀言：汝入此魚店，取彼腐魚上所鋪茅草一把來。難陀如教取來。佛言：汝以手抱持稍頃，乃放於地。難陀卽持彼草，經一時間而放地上。爾時佛告難陀：嗅汝之手當有何氣？難陀答言：唯有不淨腥臭耳。佛言：實然！若人親近諸惡知識，與爲朋友，相交少時，卽習染惡業……世尊又與長老難陀，共至香店，告言：汝取此店香囊。難陀如教，從店上取香囊。佛言：汝經一漏刻間，手持其香，而後放下。難陀如命，經一刻間，乃放地上。爾時佛告難陀：汝自嗅其手，當有何香？難陀白佛言：世尊，其手香氣，微妙難量。佛言：實然！若人親近善知識，常自隨順，習染其德，必成大名」。

親近惡知識，則習染惡業；親近善知識，則習染其德。所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擇友時又那能不謹慎小心呢？

擇友之後，還須知交友之道。因果經上說：

「朋友有三要法：一見失輒相曉諫，二見好事深生隨喜，三在苦厄不相棄捨。」

見失輒相曉諫，見好事深生隨喜，在苦厄不相棄捨，短短三語，已把朋友之義盡括無遺了。

6. 師弟倫理

人非生而知之，多是學而後知。學則須從師，尤其學理深邃，修行層次嚴密的佛法，更須明師指點，才不致走入歧途。因此，佛家甚重師弟之道。

善生經上說：

「弟子敬奉師長，復有五事。云何爲五？一者給侍所須；二者禮敬供養；三者尊重載仰；四者師有教敕，敬順無違；五者從師聞法，善持不忘。」

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說：

「爲人弟子，不可輕慢其師。」

忠心經說：

「成道乃知師恩，見師卽承事；不見者，思惟其教誡，如孝子念父母。」

凡此皆弟子事師之道，相對的，爲師者亦有爲

師之道。善生經說：

「師長復以五事，敬視弟子。云何爲五？一者順法調御；二者誨其未聞；三者隨其所聞，令

善義解；四者示其善友；五者盡已所知，誨授不吝。」

「誨其未聞」是傳授知識。「示其善友」是指點做人。「順法調御」、「隨其所聞，令善義解」是因材施教。而「盡已所知，誨授不吝」，則是誨人不倦的教育精神。

佛家的倫理觀，已述明如上。或許有人會說，

佛家講求出世解脫，何以要講求世間的倫理呢？此是不知佛家有五乘——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人乘卽講爲人之道，其餘則是講超脫人間之法。五乘以人乘爲基礎，人乘若修不好，豈有資格修習其他？

又佛之說法，對象多爲人道。如不重視人倫，如何能行之當世，垂諸久遠？一諦義章卷上說：「方廣道人，計一切法空，如龜毛兔角，無因果、君臣、父子、忠孝之道，此人不識如來世諦。」於此可見，佛家重視人倫之一斑。以上論引，正是爲此做具體而更進一步的證明。

——本文榮獲美佛會密勒獎學金，作者伍安娜就讀
政大中文研究所。